

周密的准备行动。”日本律师这才哑口无言。

反对东京法庭拥有对日本甲级战犯的管辖权。日本右翼势力勾结占领日本的盟军当权者,猖狂地编造七种“理由”,企图打掉东京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管辖权:一是胡说联合国不具有将“破坏和平罪”付之审判的权力。二是胡说侵略战争本身并不是非法的。三是胡说战争是国家的行为,因此,在国际法上个人并无责任。四是借口东京法庭宪章的规定是“事后”法,所以它是非法的。五是胡说规定必须履行《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投降书中,设有下列条件:即只有在公告当时(1945年7月26日)国际法上所公认的普通战争犯罪,才可以被控诉为犯罪。六是胡说交战中的杀害行为,除了构成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以外,战争中的普通事故,不能算作杀人。七是硬说有数名被告是俘虏,根据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可以用军法会议审判,但不应由东京法庭审判。日本的这些狡辩均遭到各国法官的坚决反对。

强调个人不负战争责任。日本律师团中的一些人,强烈主张日本发动的战争乃国家行为,应由国家负责,参与其事的个人只不过是服从或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他们是没有“个人责任”的。东京法庭重申纽伦堡法庭判决书的明确主张:“国际法对于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很早就被公认的。”东京法庭举出例证后明确宣称:“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人做出来的,而不是抽象的集体(国家)做出来的;只有处罚犯有这种罪行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得到有效实施。”

让美国律师到前台唱主角。日本律师团在东京法庭上处处以“尊崇”美国律师的面目出现,给美国律师出谋划策,让他们冲锋陷阵,

在东京法庭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律师头头科尔曼在法庭开庭前,野心勃勃地要求盟军总部和东京法庭批准成立一个与国际检察处的地位相当、与其平起平坐的“国际辩护处”。11国法官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后,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为战犯翻案留下祸根

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判处绞刑后,驻日美军次日拂晓用汽车将这些尸体运往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火化,并准备用船只把骨灰撒往大海,防止有人搞到骨灰为甲级战犯翻案。但他们哪里料到,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军人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等,乘美军士兵疏忽之机,把七名甲级战犯的部分骨灰偷出来,分别装在七个小坛子里。之后,又趁圣诞节美军戒备松懈之机,将骨灰转移到东京以南约50英里的热海。第二年5月,又将骨灰移至伊豆鸣泽山的兴亚观音寺。1958年他们在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选定建碑地址,并于1960年7月修建起一座“殉国七士墓”。

而另一方面,日军前陆军少将福岛久作、津田耕重1951年制定了保留刑场“史迹”的计划,要求把刑场遗址从监狱里分划出来,并修起五座坟墓作为让“国民自由参拜的圣地”,并于1980年修建起了一座高两米的纪念碑。

1982年5月30日,在日本福冈中央区又建立起了一座高7.3米、重达130吨的“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它耗资6600万日元,碑上刻着全面肯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碑文。

之后,就有日本右翼分子公开叫嚷东京审判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不公正审判。冷战之后,日本的这种右翼势力更加猖獗。■

狂妄还

梁云祥

漫画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风靡了日本社会,甚至在日本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受到了欢迎。但最近一段时间,在日本出现了一些带有明显政治内容的漫画读物,尤其有两本漫画书引起各方关注,《中国入门——麻烦邻人的研究》和《嫌韩流》。

在这两本漫画书中,作者竭尽丑化与贬低中韩两国之能事。在《中国入门》中,作者首先号称这是一本全面了解中国的书,但通过漫画人物之口,却把今天的中国说成是在思想、文学、艺术、科学和制度等方面毫无可取之处的国家,是反日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卖淫现象的国家、有可能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具有吃人文化的国家、以及对世界构成威胁的国家。该书还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说这都是中国捏造的;中方应在靖国神社、钓鱼岛、东海争端等问题上负完全责任;等等。

《嫌韩流》同样通过漫画人物之口,说韩国文化中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韩国文化中的成就是由日本人打造的,是日本对韩国的殖民地统治才使韩国取得今日的成就,可是韩国却将本属于日本文化的剑道和茶道等文化据为己有;在

是虚弱：日本的两本漫画书



本刊资料

历史和领土问题上，书上说日本已经没有必要向韩国谢罪和赔偿，是韩国侵略了日本的领土竹岛（韩国称“独岛”）；在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上，韩国队是依靠诈骗手段才进入半决赛的……

就是这两本如此荒唐、充满恶意、且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做出了右翼式回答的漫画书，却在其出版后的四个月内在日本国内分别发行18万册和36万册，在

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纽约时报》也以“丑化其亚洲竞争者的书籍在日本热销”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这两本书中，作者不顾基本事实，刻意扩大中日、韩日之间的矛盾，主张同中国和韩国对抗，煽动仇华和仇韩的情绪，为本已存在问题的中日、韩日关系火上浇油。其实，从思想深处分析，这些书籍的出现，相当程度上就是日本近代以来“脱亚入欧”思想的现代翻版，即认为日本是优秀的民族，而其亚洲邻国却是一些堕落的民族，因此日本应该脱离亚洲而与欧美国家为伍，同时应该成为亚洲国家的主导者。《嫌韩流》文字作者之一、著名右翼学者西尾干二就说，日本如今所处的状况与188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时没有什么变化。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和韩国仍然属于落后的民族，优秀的日本不能够与这样的民族为伍。

然而，现在的世界毕竟不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了。随着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有些人感到近代以来日本“亚洲第一”的地位受到挑战，并为此而感到担忧。尤其是近年来中韩两国在历史和领土等问题上同日本的争端，更加剧了日本右翼攻击中韩两国的冲动。他们不是通过正确认识历史和谋求同中韩两国的平等合作来

实现日本的发展，而是企图通过贬低、丑化和打压中韩两国来重温近代日本称霸东亚的梦想。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入门》和《嫌韩流》这样的书籍才会堂而皇之地在日本社会出现并受到一些人的欢迎。它们的出现，反映了在日本社会存在的右翼思潮，即千方百计地在煽动对中国和韩国的民族仇恨和敌对情绪，显然，日本目前的政治右倾化和保守化为这一右翼思潮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社会基础。

其实，在目前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大趋势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国家只有在与本地区国家的合作中才有可能继续发展。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自然离不开同亚洲国家的合作。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却仍然游离于亚洲国家之外，尤其从感情上来说更是如此。

不过，这两本书并不能够代表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还是在这两本书试图出版时，就遭到了大部分出版社的拒绝，而在为其谋求广告时，也被许多著名报纸拒绝。这两本书虽然销路很好，也被一些网络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相当程度上还是因为曾经被很多出版社拒绝出版和被一些报纸拒绝刊登广告而反倒提升了其知名度，而且销路好也并不意味着日本大部分国民赞成作者的观点，甚至已经有一些日本媒体发表评论，对此类书籍的出版表示担忧。^[1]